

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

[法] 让·雷诺阿 著

王坚良 朱凯东 田仁灿 许 张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本书根据法国 Flammarion 出版公司
1974年版 Jean Renoir «Ma vie et mes films» 译出

内 容 简 介

让·雷诺阿(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戏剧导演，是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服役于法国陆军，负伤后退伍。1923年开始从事电影活动，拍了不少影片，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水姑娘》。后又在美国任编、导演，一生拍摄影片40余部，作品在国际上备受推崇，曾两度获法国勋章。本书翔实而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的创作过程，特别在介绍他所执导的影片过程中，更进一步论述了电影艺术的特性和他独特的表现手法。他的探索和追求，给读者以启迪。

责任编辑：呼 冉

封面设计：刁 莹

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50,000

1986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其中精装本1,000册)

统一书号：8061·2769

定价：(平)1.10 元

目 录

前言	3
1 麦克·塞纳特	5
2 逛迪法耶尔百货公司	7
3 骆驼的衣服	9
4 马加尼奥斯克	10
5 里昂木偶戏	15
6 火枪手	18
7 戈德费尔的鞋子	20
8 一个名叫夏尔洛的演员	22
9 格里菲斯	25
10 卡特琳	27
11 探索章法	32
12 技术手法	37
13 友谊	41
14 电影狂	48
15 《娜娜》	51
16 雅克·贝克尔	55
17 柏林——其他影响	59
18 电影是不是艺术?	63
19 从无声到有声	65
20 《母犬》	70
21 马塞尔·帕尼奥尔	77

22	人民阵线	80
23	本质与表面	82
24	演员与真实	87
25	阿尔贝·平克维奇	91
26	《玛德隆》	94
27	蓖麻油醉人的芳香	97
28	部分属于整体	101
29	《幻灭》中的现实主义	104
30	小小的争执——《幻灭》	106
31	1939年,《游戏规则》	111
32	我讨厌他们的天花板	115
33	逃难	118
34	和“印第安人”的初交	124
35	《大泽之水》	129
36	过犹不及	133
37	乔装改扮的嗜好	138
38	查尔斯·劳顿	142
39	达德利·尼科尔斯	146
40	纽约之行	148
41	“忠实”或对艺术之爱	152
42	《南方人》	154
43	生与死	161
44	《海滨浴场上的女人》	163
45	《大河》	167
46	克利福德·奥德茨	175
47	人工技术战胜内在真实	178
48	灰光灯	183
49	别了,民族国家的观念	189
附:	让·雷诺阿小传和作品详表	192

前 言

凡是在银幕上活动的就是电影。我常常听到人们作这样的评论：这部影片还挺有意思，不过不能算电影。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传统的情节剧或滑稽剧才能算电影。《宾虚》是电影，一部地理片同样也是电影。一部所谓心理巨片是电影，一部教儿童识字的影片也是电影。我认为电影无非是一种新的印刷方法，它是人们借助知识彻底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路易·卢米埃尔^①是又一个古腾贝格^②，他的发明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同用书籍传播思想的效果不相上下。

最近半个世纪的电影史，尤其是法国电影史，是以作者与电影工业的斗争为标志的。我参加了这场胜利的斗争，并且引以自豪。今天人们终于承认，影片一如小说和绘画，是一个作者的作品。

但是，一部影片的作者究竟是谁？在美国电影初期，往往由演员决定影片特色。随着电影事业日趋繁荣，这种倾向进而发展为制造明星的手段。近年来新兴的电影使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一部影片的作者是导演。这是符合当代文学艺术发展潮流的一个可喜的变革。今天，我们看的影片就象读西姆农^③或安德烈·纪德^④的小说一样，署名特吕弗^⑤或让-吕克·戈达尔^⑥了。

① Louis Lumière, 1864—1948, 法国人, 电影创始人之一。

② Gutenberg, 德国人, 1440年发明活字印刷。

③ Simenon, 1903—, 法国作家。

④ André Gide, 1869—1951, 法国作家。

⑤ Truffaut, 1932—, 法国电影导演。

⑥ Jean-Luc Godard, 1930—, 法国电影导演。

好几个朋友劝我写自传，这也许是作者的新的重要地位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知道一个艺术家如何运用摄影机和麦克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还要了解这位艺术家是怎样一个人。就我而言，我认为每个人，是艺术家也罢，不是艺术家也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是我们的傲慢使我们惟我独尊。其实，我们引以自豪的这个“人”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其中有在幼儿园遇到的某个小朋友或看的第一本小说的主人公，甚至还有欧仁表兄的猎狗。我们今天之所以是我们，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取决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周围的种种因素。当然，如果说一株马铃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结出草莓来，那就言过其实了。但是那株马铃薯长在不同的土壤中，处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吸收不同的肥料，肯定会结出不同味道、不同形状的马铃薯，且不说还可以嫁接，嫁接以后可以结出与它的祖先完全不同的果实来。

我不想在这里把我所有的影片作一番汇编。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过，安德烈·巴赞那部著作^①尤其出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我仅在往事中选择与所以使我成为今天的我有关的人和事，以飨读者。

① 指法国电影艺术家安德烈·巴赞写的《让·雷诺阿》一书。——译注

1 麦克·塞纳特^①

默片时代的大多数影片可以说是作者的影片。有声片在发展多种技术手段的同时，加快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制度的消亡。这个革新也标志着电影朝着对客观现实或人们认为的客观现实作不加解释的复写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它值得大书特书，再说也已经有人写了不少文章。它牵涉到整个内在真实和表象真实的问题。

早期的影片是影片制作者的幻想的直接表现，并且带有制作者的不可磨灭的标记，还有对制作者产生过影响的英国哑剧或法国通俗喜剧，尤其是妙趣横生的美国滑稽剧的影子。

麦克·塞纳特总是把演员和摄影师召集到他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同他们一起拟订当天的计划。这一切发生在洛杉矶市郊的一条极普通的小街里。这条街坡度很大，汽车开到这条街上，弄不好发动机会熄火，汽车就倒滑下来。这倒是拍短片的好场景。这条街上的房子都是平房。屋后的小花园里晾着衣服。人行道上栽的棕榈树还不高，略有树荫。麦克·塞纳特只消摇动摄影机就能把观众沉浸在十足的美国情调之中。因为财力有限，他只能尽量利用美国小人物的环境，可惜这种环境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一个擅长扮演警察角色的演员提出拍一场追捕的戏，还让海豹演主角，因为麦克·塞纳特有一头海豹。他还有一批漂亮的女游泳运动员，还有马戏团或滑稽剧团出身的小丑。每个人都出主意，不

^① Mack Sennett, 1880—1960, 美国电影导演、演员。

过大家都信服他们的领导人，因而麦克·塞纳特小小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都不容置疑地是麦克·塞纳特的作品。每一部影片都体现了制作者的个性。导演，镜头设计，总之无论什么都汇集到一个人身上。这些影片是一个人的作品，正如一盘佳肴是一位厨师的作品，萧伯纳的剧本就是萧伯纳的剧本。而且，重要的是，造就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杰作。他们在讲故事，他们所企望的只是为观众提供少许乐趣。而观众则为他们提供每天的口粮。当然问题也并非仅此而已。只要谈到演出，就不能忽视那种宗教因素，狂热的信徒们就是舍得“为伊消得人憔悴”。

保证艺术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艺术家们的衣食主宰者——观众的素质。麦克·塞纳特的观众十分理想。他们是工人，大部分是初来乍到的移民，很多人还讲不出几句英语。默片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观众是这批最早的观众的子孙。他们上过大学，生活在一个广告、期刊、报纸的世界里，他们一举一动都遵循那些最有效、最“富有艺术性”、最有趣的广告手段灌输给他们的口号。影片制造厂为他们生产的不是英雄片便是爱情片，或者更糟，就是心理片。

我毕业试图制作作者影片。这倒并非出于虚荣心，而是上帝赋予我一个愿望，即剖析自己，并把自己展现在观众面前，不计较观众多寡雅俗，也不计较他们欣赏或鄙薄。在作者的自我表现中，我感到饶有趣味的是作者本人并不露面，他谦虚地退在使他的作品充满活力的主人公后面。上帝没有把我造就成一个英雄，我害怕打击。我觉得派演员代替我上阵倒不错。当然事后我得为这个虚假的安全感付出代价，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毋需面对观众；这就使我敢作敢为了。我有这么一条狗，只要我在，它就显得凶猛非凡。这是一头小巧玲珑的短腿狗，即便遇到多么高大的丹麦狗，它也敢冲上去。不过，要是我一走开，它就胆怯了，赶紧跑来躲在我脚边。

就我而言，我不在乎在什么条件下表现自己。重要的是表现自己。所以，经不起年轻的同行们一再动问，我便旧病复发。对于这些

年轻的同行，有声片以前的事好象史前大冰川运动一样遥远而神秘。他们对我们这些前辈的敬佩不亚于现代艺术家对拉斯科岩洞壁画^①的崇敬。这个比方不无恭维，不过也使我们欣慰，可见我们没有糟蹋胶片。

2 逛过法耶尔百货公司

伟大的爱从来不是预先考虑早有准备的。你没有特意去找那个要使你的生活起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女人。当初你只是想征服一个同住一幢楼的女房客。再说，男人永远也不能征服女人，而是女人征服她选中的男人。她的办法就是让她未来的伴侣以为是他主动。在以后的夫妇生活中，情况就倒过来了。女人听任男人支配，接受男人的情趣，甚至癖好，真不愧为亚当的肋骨^②。所以分离的后果对于女人比之于男人更为悲惨，因为虽有法律明文禁止，男人基本上仍可以有几个配偶。

我初次接触电影是在1897年。那时候我才两岁多一点。一次我母亲决定要为嘉布里埃尔——我母亲的表妹的卧室添置一个白木衣橱。嘉布里埃尔这个雷诺阿^③未来的模特儿，生在一个邻近香槟省的勃艮第村庄爱索瓦。因为生了我，嘉布里埃尔来我家帮忙的。所谓帮忙，主要是照看我和带我散步。那时她十六岁。

小时我离不开“比蓬”。这是我给嘉布里埃尔起的别名。当时我怎么也发不准“嘉布里埃尔”这些音，我总是只能发第一个音节，说了“嘉”，后面就乱说一气，说成“嘉比蓬”。后来，连“嘉”这个音也没有了，嘉布里埃尔干脆就变成“比蓬”了。七年以后，我弟弟克洛德更是省略到家了，嘉布里埃尔变成了“嘉”。

① 1940年发现的距今二万年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省会蒙蒂涅克市附近。

② 据圣经记载，上帝取亚当一根肋骨造出夏娃。

③ 指作者的父亲Auguste Renoir，著名印象派画家。

我们那次远征的目标是迪法耶尔百货公司。这些都是嘉布里爱尔暮年到好莱坞与我同住的时候告诉我的。不过我的记性还不错，我还记得，当时对我说来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母亲是讨厌的部分：喝汤，去尿尿，坐在浴盆里——一只每天早晨洗澡用的白铁盆。而比蓬则是有趣的部分：到公园去散步，玩沙堆，让她抱我——我是不让母亲抱的，而嘉布里爱尔让我的小身体压得直不起腰来我反而感到有趣。我那时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家庭生活在我的周围砌了一道防护墙，墙的内壁包上了绵软的衬垫。可怕的人都在墙外活动。我真愿意到他们那儿去，让自己也变得可怕。可惜我生来胆小，只要感到防护墙上出现一丝裂纹就吓得又哭又叫。

这次远征出发的时候一切正常。街上呈现一片宁静的景象，看不到那些专门拐盗离开母亲的孩子的流氓。走到迪法耶尔公司门口，一个头戴镶边制帽的先生问我们是否要看“电影”。这顶帽子有点象圣十字公学的学生制帽。我哥哥比埃尔——后来他成了演员——为了在家里腾出地方让给我这个占地方的小东西，进了圣十字公学当寄宿生。一个戴这种帽子的人一定属于“好人”那一边的，就是专门保护对我至关重要的那块小天地的人。于是我多少有点放心了，让比蓬把我带进了放映厅。

迪法耶尔百货公司是新式经营的先驱，它首创分期付款售货。公司的建筑用真实的大块方石砌墙，光线透过大块大块的玻璃折射到一只只仿亨利二世时代式样的餐具橱上。这些都给予有幸进入这座陈列成套家具的殿堂的人一种坚固牢靠的感觉。免费看电影是迪法耶尔公司另一大胆创新。嘉布里爱尔的追述比较简单，细节从略。我们刚坐下室内便一片黑暗。一架令人可怕的机器射出一道光束刺破黑暗，不免使我感到危险。此时银幕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画面，同时听见钢琴声，另外还有那架可怕的机器发出的嗒嗒嗒的声音。我便象平时一样大哭大嚷起来，嘉布里爱尔只得把我抱出场。那时候我哪能想到马尔蒂间歇机构有节奏的声音后来竟变成对我说来最美妙的音乐。我哪能知道这个摄影机和放映机的主要部件的重要性，没

有它也就没有电影了。

我同我崇拜的偶像的初会宣告完全失败。嘉布里爱尔因为不能看下去而深感遗憾。那部影片映的是一条大河，据说她还在银幕一角看见一条鳄鱼呢。

3 骆驼的衣服

我是个爱哭闹的孩子，甚至抱在嘉布里爱尔的怀里都不能让别人碰一碰，好象有什么传染疾病的细菌要侵犯我的领地似的。我恐惧地看着那个入侵者嚷起来：“碰唐。”意思是说：“他碰让^①了。”

我把自己这个温暖舒适的小天地守得牢牢的。我在这个小天地里哭哭闹闹地成长，不让任何外人侵入。当然，对于头顶方箩筐的肉铺伙计，上门送劈柴的煤炭商，因职业需要而穿白大褂的送奶人，还有每天早晨替我们送来热呼呼的羊角面包的面包铺小伙计，我只能让他们进来了。街上的流动摊贩我也能容忍，因为他们也是我的王国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吆喝声，我仍记忆犹新。旧货商的嗓子很响亮：“收买旧衣服。”那个卖繁缕的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断了一截舌头，他把“小鸟儿吃的繁缕”都吆喝成“小姚儿吃的繁油”了。这话简直就象我的“碰唐”。我认为这是唯一文明开化的语言。那个捡破烂的用深沉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吆喝：“卖破布烂铁啦”。他也是比蓬的世界的公民。还有那个卖豆瓣菜的，他这么吆喝：“吃我的豆瓣菜，包您身体好”。我容许他们很快地走过去，但是他们可不能跟我说话。那个洗衣女工过来说：“哟！多漂亮的孩子。”我对这友好的表示则报以一阵跺脚。

我父亲喜欢画我的头发。他这样喜欢我那一直被到肩上的金色鬃发，简直对他没有办法。我六岁的时候，虽说穿长裤，许多人还以为我是小姑娘。街上的小淘气们老是笑我，叫我“小姐”，还问我

① “让”是作者的名字，小孩子把“让”说成“唐”。

裙子丢哪儿去了。我焦急地盼望着进圣十字公学读书的日子早日到来，这个学校的章程规定，学生的发式必须符合正规。遗憾的是父亲一再推迟我上学的日期，而上学就意味着终于可以抛弃我原来的发式了。我还得补充说明，父亲十分厌恶所谓的教育，甚至同情越墙逃学的学生。他之所以喜欢圣十字公学是因为它的花园大。在他看来，空气的质量比数学教师的质量更重要。他对教育的怀疑态度可以从下面的话里看出来，他说：“学生在耶稣教学学校里搞鸡奸，而在天主教学校里至多搞手淫，还是这个好些。”

一天早晨，父亲又说要替我画像，我马上提出反对。我说我腿痛，还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给他看。但是父亲说了要画一定要画。全家都怕影响他的计划，都来劝我。嘉布里埃尔忽然出了个主意。我有一头心爱的骆驼，当然不是真骆驼，是一头玩具骆驼，有手那么大。它不是从非洲来的，而是从圣拉扎尔火车站旁边的阿姆斯特丹街的百货商场买来的。我抽抽搭搭哭得正起劲，嘉布里埃尔对我说：

“你是不是该替你的骆驼做件衣服？天冷了，冬天快到了。你的骆驼一定得有件衣服。”这个主意倒合我的意。我便在父亲的画架前坐下来动手缝衣服。雷诺阿一向害怕有锋口和尖锐的工具，开始一段时间很不放心，动手画的时候又说了一遍：“要是摔一跤让针扎到眼睛里，那就一辈子瞎了。”但是那天早晨我的头发有某种光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久他便忘记了缝针的危险，完全沉浸在同模特儿的交流之中。他一边在一杯汽油里洗画笔，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黄金”。我明白他在说我的头发，于是头上长着黄金这股神气劲渐渐压倒了当模特儿的不自在。再说，比起别的画家的妻儿来，我可谓得天独厚。雷诺阿并不要求模特儿绝对静止不动。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担心静止不动。

4 马加尼奥斯克

在我看来，挂满我家四壁的父亲画是我的生活环境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它们非得挂在那儿不可。每次母亲带我到一个收藏家家里作客，我发现原来在家里见过的画挂到了陌生的地方，就感到很不舒服。这些静物花束、裸体人像、风景画——如门球、门厅里的伞架、托内公司出品的藤垫椅子和油灯——父亲担心汽油灯容易失火，都在父亲的、也是母亲和比蓬的王国占有各自的地位。

这些伙伴们怎么会离开这个天堂的？大概是被偷来的吧。这位风度翩翩的先生，山羊胡子上搽过香水，还装模作样地摆好姿势让人画像，或许他就是一帮歹徒的头子。这些画是我的王国里的东西，把它们从我家墙上取走，好比上次有人偷了面包师傅的妻子——父亲的模特儿——炸美味土豆片的油锅，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

面包师傅的妻子也是我家的人。其实她不是面包师傅的妻子。她之所以有这个别名，是因为她同附近一家面包铺的一个伙计关系亲密。这个伙计有“泰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雅号，谁也不知道它的由来。“泰泰”喜欢帮忙。他在面包铺的活儿一干完就到我家来起劲地帮点小忙：拣菜、给锁上油、拍打地毯。这个时候面包师傅的妻子就炸土豆。父亲家里没有明确的分工，所以模特儿炸土豆，我们也觉得很正常。通常，油锅对儿童的艺术教育不起任何作用。可是在我家，油锅的作用还超过这些呢。

父亲的画我是不看的，可是我感觉它们在那儿。我知道要是缺了它们一定会发生什么灾难，地震、水灾、蝗灾，甚至会失去父亲、母亲和嘉布里埃尔。想到这儿我不由感到寒心，竟会哆哆嗦嗦地靠在大门上等他们回来。只消门铃一响我便故态复萌，大哭大嚷起来。只要有保护人在，我就闹得不可开交。而一分钟前我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还害怕得哆嗦。我生来就胆小。

父亲的王国是一个流动王国。雷诺阿寻求不同的光线，因而经常搬家。于是我一会儿是用舌尖发R音的勃艮第孩子，一会儿是用小舌发R音的巴黎人，一会儿是爱高声叫喊的南方人。

对我影响较大的环境是父亲在1900年为过冬而租下的座落在格

拉斯^①附近的一所别墅。房东酷爱热带植物。那座花园仿佛是“关务员”卢梭^②笔下的风景画。身临其境便不难想象雄狮、猛虎和蛇出没的地方了。我多次发现一条绿色的蜥蜴前来享受花园潮湿的环境。如果把这头无害的爬行动物放大一百倍，它便俨然是一条我梦寐以求的鳄鱼了。嘉布里爱尔万分高兴，因为她最喜欢狮子，而能碰见鳄鱼的地方自然也能碰见狮子了。由于经常与“鳄鱼”作伴——我们管蜥蜴叫“鳄鱼”——我便开始搜集爬行动物。我有一个玻璃缸，是房东的儿子做的，他常常干点木工活。缸里装满了蜥蜴、水蛇和蜈蚣。我让它们睡在我的卧室里。平时我总在身上带一条，藏在衬衫里面。

有一次，可引起了一场风波。这种事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天，嘉布里爱尔、父亲、母亲和我坐火车回巴黎。在圣·拉斐尔站上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英国女人，坐在我们旁边。她老是盯着我的金发，还带着很重的外国口音说：“多漂亮的小姑娘！多漂亮的金头发！”这些称赞话说得我无名火起。我压着火气连连说：“我是男孩。我是男孩。”那天我穿着一件水手衫，感到很神气，因为没有姑娘当水手的。我身上藏着一条蜥蜴，想把它带回巴黎去。不料蜥蜴从水手衫里面探出头来。英国女人一见便尖叫起来。雷诺阿好言安慰也无济于事。她奔到过道上找来了稽查员。这个公务员叫我把蜥蜴交出来，而且粗暴地从我手里把它一把抓了过去。蜥蜴的皮是很娇嫩的，让一只粗手抓住一定很痛苦。稽查员冷酷无情地把我的小伙伴扔出了车窗。于是英国女人安心了。她坐在车室一角开始看圣经，对我的抽噎无动于衷。

对我说来，格拉斯的别墅是一个理想的住所。可惜住的时间太短了。因为楼梯太多，对于父亲开始麻痹的两条腿诸多不便。这段小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回忆之中。这不仅因为蜥蜴的缘故，而且还

① Grasse. 法国城市；近地中海，盛产鲜花、香水。

② 指 Henri Rousseau (1844—1910)，法国画家。

有免雅诺的因素。兔子雅诺是一头真正的兔子。多亏我求情而且答应再也不吵闹，它才逃脱了做盘中餐的命运。它住在餐室的一只包装箱里。我们每天带它到山上散一次步。我们把它放在地上，还在它四周围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包括父亲、母亲、嘉布里爱尔、女厨子、花匠和房东的儿子。据嘉布里爱尔说，房东的儿子在追求一个女邻居。一天我在花匠的工具间撞见这对恋人，只见他们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好象生病似的，发出阵阵呻吟。我吓了一跳便逃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们坐在厨房里喝一杯葡萄酒。我不敢问他们是否好些了。不过，这次经历使我猜想存在着偌大一个世界，而直到那时为止我还从未感到有这么个世界。我原先以为求爱就是吻吻手和背背诗歌而已。我第一次发现事物的表象竟然如此不足为训。

我们的别墅造在半山腰。为了进出方便，厨房设在三楼，与马路取齐。这个位置对女佣安托瓦乃特尤其方便。她可以打那儿出去会她的情人，一个漂亮的阿尔卑斯山猎步兵中士。有时，漂亮的中士带我到他的班里喝大锅汤。他让我戴一戴他的贝雷帽，还让我摸他的枪。这对我说来是无上的光荣。拿破仑不也会友好地扯扯他麾下士兵的耳朵吗？大约一年以后，我方才发现自己激动的原因，这些原因自然不仅是为了感到惬意而已了。我是说我后来酷爱帝国^①的士兵和火枪手了。

这种赞赏的心情，我至今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它在我身上表现为出神，喉部抽紧，面部肌肉僵硬，喉结膨胀，简直有甜瓜那么大。肉体上的反应甚于精神上的反应。好象赞赏的对象已经把我迷住。表现最为强烈的时候，我仿佛已经不复是我自己，我的躯壳已是别人的化身。我便成为一个胸佩殖民奖章的真正的阿尔卑斯山猎步兵中士，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闪耀着真正的荣光。于是我把自己的长发也忘记了。其实我恨自己的头发，恨得都要哭。但是父亲喜欢画它们。我不时向它们发起“进攻”，但它们总是顶住了。我宁

^① 指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帝国。

愿做秃子的。

我时常处于最矛盾的情感之中。与人接触，一开始总是象对仇敌似地不信任，首先注意对方的缺点，其中包括身体上的缺陷。我和当地咖啡馆老板的儿子雷蒙·奥贝尔开始接触时，就嫌他鼻子太细，嘴唇太薄，眼睛太小，整个面孔显出一副凶相。一双大手简直就是杀人凶犯的手。一双平脚，走相难看。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嘉布里埃尔好说歹说我才勉强同意这个男孩碰我的机械火车。他十五岁，我六岁，他把我当小孩子对待。对他有利的一点是他从不提起我的头发。几天之后，雷蒙·奥贝尔的鼻子不细了，嘴也正常了。三个星期交往下来，他简直是美男子的化身了。

在我眼里，雷蒙·奥贝尔是穷奢极侈的代表。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的家，是无穷无尽的财富的象征。他祖父是马加尼奥斯克村“朋友咖啡馆”的主人。每天晚上都有贝尔诺牌茴香酒和尚贝里小草莓牌苦艾酒的爱者聚集在这个朴实无华的场所。马加尼奥斯克是格拉斯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时的居民多是农民和妻子在香水厂工作的小业主。与此相反，我们在格拉斯的别墅所在的地段是个富人区，没有商店，没有农民，没有真正的居民。豪华的住宅都租给外国人住。他们整天以莫名其妙的远足或奇怪的游戏——如网球——消磨时间。在马加尼奥斯克，人们玩滚球，骑驴子。在格拉斯已经有几辆汽车。父亲说汽车把附近的空气都搞得混浊了。雷蒙·奥贝尔每次看见汽车开过就叫：“真臭……喝吧。”我至今还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马加尼奥斯克村中心，离奥贝尔的咖啡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农舍招租。父亲决定租下。于是雷诺阿又处在真正有人情味的人们中间。他们的生活内容同各自的生计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有产者接触如此单调乏味。为什么一个种葡萄的农民或一个修椅子的手艺人如此有趣，而他们的邻居公证人又是如此讨厌？这个公证人的文化比修椅子的手艺人高得多。他旅行过，见过世面。按理他的谈话应该是世界的写照。我时常想这个问题，而

父亲却不想。人们经常看见他坐在“朋友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听邻人们叙述葡萄园里有霜霉病的迹象了或小女儿初领圣体了。

有几次，我去同村里的孩子玩。他们有人问我：“你会抽烟吗？”我自作聪明，回答说抽巧克力做的卷烟。他说：“哟！真是个笨蛋……”

雷蒙会吹单簧管。他父亲有一辆三轮脚踏车，高兴的时候就让他骑着兜一圈。这种奇形怪状的车当时在法国还有人骑。后来“小王后”——那时法国人管双轮自行车叫“小王后”——一阵风似地把它刮跑了。有时，奥贝尔让我扒在三轮脚踏车的坐垫上带我转一圈。这时候，我神气得即使路特希尔德^①是我的表兄我也不认他了。

我认识咖啡馆的每一个顾客和奥贝尔家的每一个人。“朋友咖啡馆”连同它俯视公路的露天客座，小狗美多，纳乃特姑姑——父亲尤其欣赏她做的炖牛肉。总之，这个恬静的环境的一切一切汇集在一起，使我感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母亲带我回巴黎上学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遗憾。我哪里知道我确实应该悲伤。恬静的马加尼奥斯克，奥贝尔大伯的三轮脚踏车，农民们缓慢又审慎的步态，这一切我后来再也看不到了。任何人都看不到了。世界变了。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姑且不论。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恬静的晚上已经抛弃这个世界悄然离去。现今世界的口号似乎是“无事忙”。

5 里昂木偶戏

大约我五岁的时候，嘉布里爱尔使我发现了里昂木偶戏。于是，我成了这种演出形式的爱好者。不过我的热情是极其专一的。我不喜欢“香榭丽舍剧院”的里昂木偶戏，那里的剧中人穿鲜艳的绸衣服，在我看来华丽得带几分脂粉气。那个时候，我的愿望是做一个拿破仑的投弹兵。我有好几个投弹兵，当然是铅铸的。我管他们

^① Rothschild，银行家。